

雀鸟

范婉◎著

鹤慢慢地飞着，飞过文庙，
渐渐地飞远了。

外婆痴站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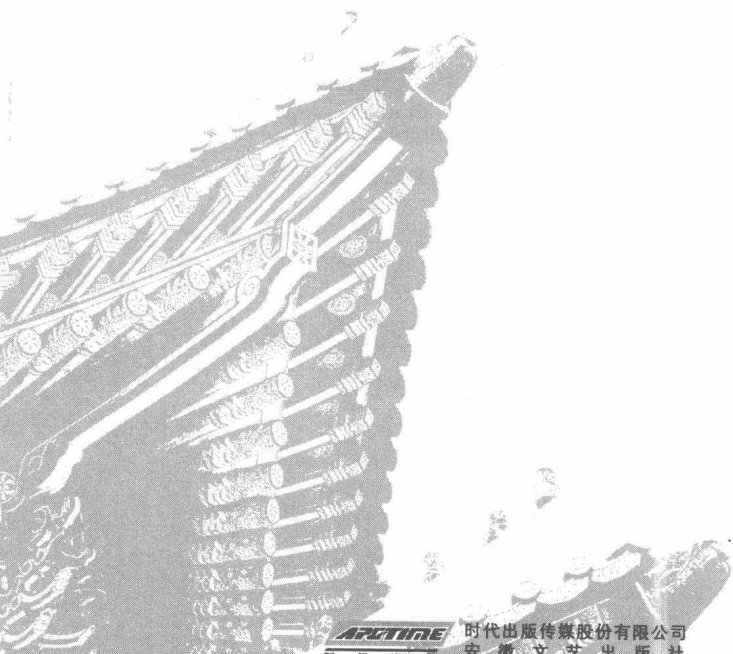
很多年后她还是忘不了那天的印象，
忘不了那种难遇的凄凉的美，
那只神秘的孤鹤。



HE

鹤

范
婉
◎
著



ARTIST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鹤/范婉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5.7

ISBN 978-7-5396-5482-9

I. ①鹤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73695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汪爱武

装帧设计:张诚鑫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1.375 字数:300千字

版次: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0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■ 楔 子

我的外婆九十岁了，自我从北京回苏州定居搬了新家后，只来过一次。她说，年纪大了，虽说有电梯不用爬楼梯，但站在十一层的高楼上，沾不到地气，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天气晴好，没有雾霾，我扶她走到露台，一眼便望见了远处蓝天白云下巍然屹立的“东方之门”。我不无炫耀地说：“外婆，够气派吧！这是苏州的地标式建筑，投了几十亿，有三百多米高呢。”外婆笑了笑：“哦，可我怎么看着它像条大裤衩？”我瞪大了眼睛：“太神了！外婆，民间就是这么称呼它的。”外婆摇摇头：“它哪比得上当年我家巷口的三元坊，那才叫气势雄伟。”

三元坊是牌坊，顾名思义不是一座，是三座，石柱木构，檐下斗拱密集，上下额枋浮雕鸟兽花卉，大小、模样都差不多。清朝一代，科举考试中江苏省考中状元的有四十九名，苏州一地就占了二十六名，有个叫钱棨的书生还连中三元。于是知府在此建立牌坊，名“三元坊”，后来坊名成了地名。但我在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的同学说，这三座牌坊，是为苏州全府的状况、会元、解元而立，属于集体表彰。牌坊上有很多麻雀做巢，它们叽叽喳喳欢快地叫着。外婆从小到大，每天走进走出都从这三座牌坊下穿过，她几乎天天仰望它们。

一个秋天的早晨，淡蓝的天空，几朵白云棉絮似的浮着。外婆一抬头，看见天上飞着一只东西。鹤！她立刻知道，这是一只鹤。她没有见过真的鹤，只在画里见过，她自己还画过。不过，这的确是一只鹤。真奇怪，怎么会有一只

鹤呢？这一带从来没人养过鹤，更不用说野鹤了。然而这的确是一只鹤！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，她从小熟读的诗句，一下子就冒了出来。

鹤掠过三元坊，向南边的天空飞去，飞得很高，很慢，雪白的身体，雪白的翅膀，两条长长的腿伸在后面。外婆看得很清楚，简直看呆了。鹤的身姿是那样美，但又让人觉得凄凉。

鹤慢慢地飞着，飞过文庙，渐渐地飞远了。外婆痴站着。

很多年后，她还是忘不了那天的印象，忘不了那种难遇的凄凉的美。那只神秘的孤鹤！

这事儿过了没多久，外婆便回南塘了。不久，外婆去世了。上了年纪后，母亲劝说外婆来苏州跟她一起住，以便照顾，但住了一段时间，外婆总是嚷着要回南塘，说是老宅没人可不行。其实，她是放不下……她是在睡梦中笑着去世的。送走外婆，我坐在桥上，天边有大片艳丽如血的火烧云，洋洋洒洒地飘在空中。这是一种异象。这样的异象外婆真切地看到过多次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告诉过我，说得绘声绘色。外婆是个有故事的人，也会讲故事。

冬天，下着大雪，外婆清晨出门，她惊奇地发现河水居然是红的！很红，红得像火烧云，像玫瑰花。外婆想：也许是雪把河变红了。雪那样厚，雪把什么都铺盖成一片白，衬得河水红了。也许是河水这一天本身发红了。她捉摸不透。雪地上还没有人走过，外婆独自一人，踏着积雪，她的脚踩得积雪咯吱咯吱地响。雪白的原野上流淌着一条红色的河，那么鲜明，那么奇特。

坐在桥上观云，尤其在故乡看，心里有种快乐，就像曹雪芹没把《红楼梦》写完，自有一种华丽的没落。我知道，去天堂的路上，必然会经过一座桥。

一条叫清水河的长河横穿了整个南塘古镇，把镇一分为二，河上每隔一段距离便架起一座桥，足足有三十六座，每一座桥的设计又不尽相同。南塘有史

以来,没有受过什么大的灾荒,人们丰衣足食,过着平和安宁的生活。

回想起来,我从南塘跑到北京,有二十多年。人到中年的我,感到体内仍沸腾着活力,我的创造力甚至超越了青年时代。一本又一本的新书源源不断地出来,像有神灵指示一样。我越写,越有激情。其实,这是父母对我从小培养的理想主义生活方式在起作用:从前,我向往人格上的完美;如今,我的生命属于写作。

到了十五岁,我才开始喜欢玫红,不过是纯正的,玫瑰花的那种玫红。我想到外婆就是那种红色——一种成熟到极致的、决绝的美,还有高贵。她的高贵源于她的聪慧和深厚,那是上天和环境赋予女子的稀有的礼物。我在渐渐老去,但我仍喜欢红色。我看着火烧云,那么自在、自足,仿佛是最后的告别,又仿佛是重新的开始。我一边走一边想,还有什么比这更美、更幸福的时刻?

有关故乡的回忆,是一些拆散了的日记。仿佛就是昨天,昨天的清晨或黄昏。

一个黄昏,我回到南塘,乘上一辆三轮车,在镇上转悠。车夫误以为我是外地人,就在镇上的大街小巷绕圈子,想多收我一点车费,我不吭声。他指着柳树下的一户酒家,告诉我说,这是百年老店。我笑笑。他指着保圣寺说,电视剧《红楼梦》里的葫芦庙就是在这里拍的,我点点头。经过一座不知名的小桥,我从三轮车上向前看,两三家昏黄的灯火,在河流里伸出它的手臂,绵绵长长,晃晃悠悠,它要给过客,给游子,多少情思、多少乡愁呢?这是我在故乡多年,从来没遇到的情景,顿时觉得这个三轮车夫倒是个风雅之人。

我在多年以后想起这件事,还有种半梦半醒的感觉。

一个从小在南塘生活的人走过的桥,恐怕比他走的路还多。当他回首往事时,常常会坐在桥头,感叹:岁月如梭,逝水流年。

南塘的桥很多,但有风情的,在我看来,还是凤毛麟角。我不喜欢石板平桥,尽管有很多作家写诗赞美它,我还是喜欢单孔的石拱桥。

和丰桥就是这样的一座石拱桥，在我心中，它是南塘最古老最美丽的桥，每块桥面石上都有浮雕。桥堍下的保和堂中药店一到夏天就在大玻璃瓶里放上青梅。买一只青梅抵于口中，走到和丰桥一侧，趴住桥栏，静静地看桥下的流水、船、渔夫，还有不远处的一座廊桥。从前的日子，真是好呵。

公路沿着河水弯曲，绿影婆娑，一边是芦苇，一边是垂柳。沿着这条公路，可以到南塘。太阳还没有在石拱桥的桥头升起，天色却已亮了，炊烟从一座座屋顶升起，公鸡的鸣叫很响亮，也很舒展，还夹着几声浓浓淡淡的狗叫，使古镇的早晨越发显得明媚生动。

清澈流动的河水，河里有好多船，但从前的船更多，更繁忙。船是南塘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，一条条船离岸或靠岸。走在桥上，人们喧嚷着，将我拥向前去。我的外婆在这里生活，我的父母也在这里生活过。

为了给我的家族树碑立传，我多次回到南塘，找菊娥姨婆，她是外婆当年的陪嫁丫环，终身未嫁。外婆去世后，她不顾母亲的反对，坚持从苏州搬回了镇敬老院。她九十二岁了，身体健康，满头白发，瘪着嘴对我说：“当年苏州城里的潘小姐下嫁到这个小镇许家，多少人眼红。光陪嫁就走了一条街……小姐对姑爷一见钟情，这是缘分呵。他们俩可是一辈子都没红过脸、吵过嘴。当然，小姐的脾气也平和温顺，哪像你妈妈当初对你爸爸，要不是小姐压着，早就……还是不情不愿地结了婚。不然，哪有你这个作家呵！”听到这里，我兴奋异常。这足以说明，外公外婆是相亲相爱的，封建包办婚姻还是有伉俪情深的。

初夏的早晨，微风习习。卖花姑娘从深巷经过，她喊着：“卖花，卖花哎。栀子花，白兰花。”她的声音甜津津、脆生生。花是新摘的，花瓣上还沾着露珠。

卖花姑娘站在和丰桥头，看看桥下的流水、水中的荷花，不禁哼起歌来：

栀子花开六瓣头，情哥哥约我黄昏头。

日长遥遥难得过，双手扶窗看日头。

潘小姐就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桥的，听到了这样的歌唱，久久无语。

卖花姑娘有点不好意思，桥下流水潺潺。

“你看。”姑娘说。

“荷花？”

“还有鱼儿，荷花和鱼儿在说话呢。”

“它们在说什么呀？”潘小姐问。

“我听不懂。”

桥堍下药店的窗户突然咯吱一响，潘小姐抬起头，什么也没有。但她看到了——

一个年轻男子坐在药店的账房里，穿着一袭月白长衫，丰仪俊朗得如雪地春风。潘明慧从和丰桥上一步一步往下走，看见他时，连微笑也是温湿的。这个叫许文生的男子于她，就是一缕灿烂而温暖的阳光，让站在桥上的潘明慧坚持了二十年的孤独和高傲，一下子像薄雾一样消散了。

许文生是不正眼看女子的，这样很自然，中医也算是读书人，习以为常了。偏偏这一次文生一抬头，正好看见了从桥上走下来的盈盈微笑的潘明慧。他觉得这个女子眉清目秀，与众不同，很有大家闺秀的风范，不由得多看了两眼，他看得很正气，很自然。

明慧缓步走进店堂，柔声说：“小先生，我买两盒六神丸。”

“好！”文生拿来了药，脸有些红，“知道服法么？”

“嗯。”明慧点点头。

菊娥在一旁看着，掩嘴轻笑。

明慧付了钱转身要走，文生叫住了她，把找的零钱塞到她手里。

走出店门，菊娥调笑自家小姐：“怎么样？中意么？”

“嗯。”明慧羞涩地点点头。

“我说嘛，叔老爷的眼光准没错。你偏不放心，多跑这一趟。”

“你不懂，这一趟跑得好。”

“我的小姐，你说好就好。”

月亮升起来了，文生独坐在后院里，想起了白天的事。

“她真美。”文生心里说。

这么想着，文生取过毛笔，蘸蘸月光，在青砖桌上涂画起来。

浓浓的月色渗进青砖，涂画的人像褪不去了，他把笔一搁，回到屋里。

第二天，许姝来到后院，无意中看见了青砖桌上的人像。

“咦，文生，你画的是什么？”

“爸爸，是白娘子。”

“哦。”

许姝再看了一眼，没有说什么。

提起外婆，老太太话可多了。她的话破碎零乱，像一大片随风飘散的树叶。她说起我外婆的脚，不是一般大户人家小姐缠的小脚，是一双天足。这是潘家的特别之处。潘家的另一特别之处是把一个名士请到家里来教独生女儿读书。这个老先生能诗善画，终身不应科举。他教女学生不是读“女四书”之类，而是诗词歌赋。潘明慧因此能通背《长恨歌》《琵琶行》《董西厢》。

碧云天，

黄叶地，

西风紧，

北雁南飞。

晓来谁染霜林醉？

总是离人泪。

甚至，连她的贴身丫环都能断文识字，吟上几句诗。

外公外婆做了多少善事，我家的药店救了多少人，简直不胜枚举。尤其，外婆硬是把独生女许配给了镇上的大地主、藏书家陆操的儿子，闹得母女差点失和。说到我父亲时，老太太的话连贯起来：“陆校长就像他爸爸，有学问，长得神气，人又正派。小姐果然没看错。你妈妈从前觉得委屈，现在别提多幸福，还不是小姐眼光好，看人准。小姐说过，积金积玉不如读书育人。想当初，苏州城里的富潘虽说是财富之家，但比起贵潘这个书香门第，到底还是差了那么一截。”

放鞭炮，大红灯笼开路，沿途一路吹吹打打，好不热闹。

在娶亲队伍的前面，走着全镇有名的乐队。两面鼓上飘着长长的绸条，挂着红色的同心结；两只喇叭的铜管在阳光的照耀下闪出一道一道的金光；笛子上装饰着深黄色的穗子。乐队后面是骑着马意气风发的新郎，他穿着大红吉服，格外英俊潇洒。紧跟其后的是一顶八人抬的大花轿，轿顶的四个角各拴着一串一串的小铃铛，发出悦耳的声响。轿子两旁，走着一群美丽的乡村姑娘，她们羞羞答答，彼此紧紧地靠着。姑娘们的双颊绯红，耳朵上的坠子闪出彩虹般的各种颜色。阵阵春风吹散了她们的头发和衣裙，她们迎风而行，像在人间会过情郎后急急飞返天宫的仙女。在娶亲队伍的末尾，是一列挑着箱笼的挑夫。一只又一只的大箱子，数十里的红妆，从街头排到街尾，井然有序，路旁铺洒着数不尽的玫瑰花，就连路边的树上都系着无数条红绸带，几十只箱笼排队穿过街巷，路旁涌动的人群比肩接踵，人们伸头探脑地去观望这百年难见的

婚礼。

这时的许家大院张灯结彩，许老爷带着家人、亲戚等，守候在前厅，迎接着络绎不绝的宾客，收着一捧一捧的鲜花和绸缎扎带的礼物，陪着笑与客人道谢、寒暄。几个用人在客堂里出出进进，沏茶倒水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，日落时分，天空中出现了一大片绚丽的火烧云，似乎把许家大院都染红了。新娘的轿子停在大门外，院子里响起了鞭炮声。媒婆阿杏跑了出来，笑迎着队伍，一口一个“百年好合，富贵连年”。

许文生翻身下马走到轿边，难以置信地对着轿门说：“明慧，真是你么？”

潘明慧娇嗔道：“是我，文生。”

“哦，感觉做梦似的。”许文生手抚着额头，说道。

接着，他连踢三下轿门，刚想掀轿帘，却听明慧轻声说道：“慢一点儿，我想出个对子，对上了，你再掀也不迟。”

“你是不放心么，临下轿还要考一考？不过，这可难不倒我。”文生很自负。

“白头翁持大戟，骑海马，与木贼草寇战百合，旋复回朝，不愧将军国老。”明慧樱唇轻启，莺莺细语隔着一道轿帘清清楚楚地传出。

许文生胸有成竹，轻松答道：“红娘子插金簪，戴银花，比牡丹芍药胜五倍，从容出阁，宛如云母天仙。”

“好！”众人齐声叫道。文生掀起轿帘，把新娘扶出来，用秤杆挑起她的红盖头，偷偷地看了新娘一眼，心怦怦乱跳。但是他什么也没看清，只听见旁边有人低声说：“新娘子真美。”他旁若无人地一把抓住她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明慧，你真美，我还以为是白娘子呢。”

潘明慧轻轻推开他，低语道：“那你不就是许仙。”

许文生自嘲地一笑：“这倒是。”

“看来保和堂离生意兴隆、财源滚滚的日子不远了。”有人插了一句。

许文生毫不领情，说道：“但愿世上人无病，宁可架上药生尘。”

“文生，你确有一颗菩萨心呵。”潘明慧含情脉脉地看着他。

“那……到时跟着我过苦日子，你可别后悔喔！”

“嗯，不后悔！”

这时，阿杏走上前说：“瞧这小两口，甜得像糖藕似的，许仙、白娘子再恩爱也不过如此了。这样的话，保准年头一个、年尾一个，给许家旺子孙，添富贵！”

贺喜的人看着一场如此戏剧性的精彩场景，不禁热烈鼓掌。许老爷也算定了心，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。

“许仙，白娘子。许仙，白娘子。”小孩子们叫着围拢上来，妇女和男人们也跟上来。他们仔细打量着潘明慧。她内穿红袄，腰系流苏飘带，下一条绣花彩裙，头戴用绒球、珍珠、玉石连缀编织成的“凤冠”，肩上披一条绣有牡丹、灵芝、蝙蝠、喜鹊吉祥图纹的霞帔。女人们悄悄议论着她的容貌和打扮……

新郎新娘按着本地的规矩迈门槛、敬高堂、拜天地、入洞房。在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，一件件箱笼被抬进了大门。挑夫故意慢悠悠地走着，让观望的人们可以一一细看。黄花梨立柜、楠木书柜、楠木多宝格，豇豆红瓶一对，上贴新婚多吉的红条，樟木箱两对、楠木匣两对、穿衣镜一座，各色上等丝绸十匹，酸枝美人榻一张，还有方凳、绣墩各四只……引得左邻右舍的姑娘嫂子们连连赞叹：“哟，三妹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立地穿衣镜呢。”“二婶，谁说不是呢。”“等一会儿，我们一定要挤进新房去看看，还不知有什么稀奇东西呢。”

喜宴上热闹非凡，一道道精美的菜肴令众人赞不绝口。人们频频举杯向许老爷、许文生贺喜。许文生难得这样高兴，开怀畅饮，竟喝得有几分期意了。

明慧换了一套大红绣花的软缎衫裤，开双襟，胸前左右分别绣着龙凤图案。阿杏替明慧重新梳理头发，一边整理，一边欣赏着镜子里的新娘。她从来没服侍过像明慧这样标致秀美的城里姑娘，配上仪表堂堂的许大少爷，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何况有哪个新娘的嫁妆里有书籍画册、文房四宝？真是少见。

新房的摆设更是富贵典雅,布置得当。外间的案几、八仙桌上有铜质蜡扦一对,上插方形雕有龙凤和“喜”字花纹的蜡烛;锡质油灯一架,内盛香油和蜜,灯油内以红头绳为芯;镀金小座钟一座;大瓷掸瓶一对,内插红、绿鸡毛掸;粉彩茶叶罐一对;白瓷茶具、紫砂茶具、玻璃茶具各一套;各样瓷器:花瓶、坛子、碗碟、杯盏(白瓷、青花、粉彩、豇豆红)。里间的红木云石面百龄台上放着素三彩瓷果盘、大青花五彩果盘,内装苹果和石榴;五彩百宝纹多宝格盘,内装蜜饯干果;一坛陈女儿红酒;铜盆内扣大红绣鞋一双。

梳妆台上,放着化妆品及日用品,包括:

1. 梳理用具:黄杨木梳六匣;湘、蜀竹篦子两匣;紫檀木梳妆匣一个。
2. 洗漱用具:漱口盂、牙刷、青盐;彩色手巾、檀香皂、桂花碱等。
3. 化妆用品:胭脂盒、胭脂垫、画眉膏、画眉笔、玫瑰水、桂花头油、扑粉、鸭蛋粉、雪花膏、花露水。
4. 床上用品:绣着满床笏缎子床帘、幔帐。
5. 彩缎衾褥、鸳鸯枕。八铺八盖。绣着五福捧寿、凤穿牡丹、百蝶穿花、万字长春等吉祥图案。
6. 四季衣服、鞋袜及其他穿戴物。

墙上还挂着四幅色彩淡雅的花鸟画。人们看得目不暇接。“这次闹新房算是开眼界了!”离开时,发现进门处的翘头案几上有架双面绣的红木台屏,折枝海棠上立着画眉,栩栩如生。细看之下,鸟的羽毛柔软得简直不用触摸就能感觉到。一问媒婆阿杏,原来是陪嫁丫环菊娥的杰作,于是有爱管闲事的人打听菊娥。阿杏撇撇嘴:“别妄想了,人家可是答应老太太,侍候小姐,终身不嫁的。”

月亮娇羞地躲进了云层,四周寂静无声,洞房里红烛荧荧。坐在床沿的明慧羞答答地抬头看了文生一眼,目光相触的一刹那,明慧忙又低下了头。文生拉她在梳妆台前坐下,取出一只金表为她戴上。她望着镜中的男子,甜美地

笑了。

他把她鬓边的一朵玫瑰花拔了下来，花瓣轻拂她的脸颊。烛火的映照下，她俏丽的眉眼呼之欲出。他拿起玫瑰花，放在鼻尖闻了闻。她问：“香不香啊？”

他点了点头：“嗯……你比花香。”

她听了就想夺过花来，但伸了一下手，又缩了回来。

“今天呀，我第一次喝这么多酒，差点醉了！”他的脸红通通的。

她站起身，不声不响地递上一杯温水，端水的手指在茶杯上呈出了兰花状。他探过身去触摸她的手指，一个一个地摸，春色悄悄爬上了她的脸。

“明慧，这么多年我一直没娶亲，好像就是为了等你。”他动情地说。

“我也是。”说着，她低下了头。

“那天，你轻衣薄衫从和丰桥上一级一级走下来，我真以为是白娘子。还有菊娥，恰巧穿着一身青衣。”说着，他轻搂她的肩，“做梦似的。”

“白娘子好哦，与许仙相亲相爱。虽然吃了些苦，但是后来儿子中了状元。”

“明慧，你放心。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，不然……”

“不用发誓，我相信你。”明慧打断文生，用手绢轻掩他的嘴。

“你这么相信我？连着今晚，我们总共才见过两次。”

“嗯。我不会看错的，你一定是个好丈夫，好大夫。”明慧慎重地点头，然后，她打开靠床的一只大箱子，柔声说道，“文生，我给你备了一些药材。”

许文生低头一看，里面装着人参、灵芝、麝香、沉香、冰片、牛黄、雪莲、当归，还有檀香、藿香、丁香、白芷、苏合香、安息香。他不禁喜出望外，握住她的手，说道：“明慧，你什么都考虑周全了，娶到你我真是三生有幸。”

明慧的脸涨红了，轻声说：“文生，我们缘定三生。”

她微微低着头，手绢缠在手指上慢慢绕着，娇羞无比。文生一时看呆了，

他定了定神，才问道：“明慧，你对我有什么要求？”

明慧嫣然一笑：“文生，我愿你为如意净明珠，能普照一切世间诸有情者；愿你为多宝盂兰盆，能盛百味，滋养一切世间诸饿渴者；愿你有十手、百手、千手，能成全一切世间美善事，拯救水火中诸贫病者。”

文生说：“那岂不是要我做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？”

明慧点点头：“是的，但从今往后你不是一个人，我会帮你的。”

文生深情地看着她，说：“夫妻同心，好！”

结婚三朝，正是农历立夏，庙会的日子。这是古镇一年中最隆重而热闹的日子之一。大锣大鼓，丝竹齐奏。踩高跷、舞狮子、舞龙，江南小调“庵堂相会”“拔兰花”……茶水担、熟食担，全镇出动，各种果品，各种鲜花，填街满巷……

许家大少爷带着新娘子去“看会”，手拉着手。从上塘东街（辛家米行）一直走到下塘西街（个园）。新婚夫妇在大街上，在那么多人面前手牵手地走，那样亲热，镇上的人议论纷纷，尤其是“老古板”们有些看不惯。

他们的衣着打扮也是这镇上的人没有见过的。许家大少爷穿了一件月白香云纱长衫，上面罩了一件浅灰色素缎马甲，说不出的俊秀儒雅。潘小姐穿的是一件水红色嵌金线乔其纱旗袍，脚下是一双麂皮软底皮鞋，长筒丝袜。新烫的头发，鬓边插一朵小小的珍珠发夹，风姿楚楚，光彩夺目。

许文生和潘明慧坐在沈万丰（镇上的第一家酱园）楼上靠栏杆一张小方桌前的藤椅上看会、喝茶、嗑瓜子。楼下往来的人七嘴八舌，有男的，也有女的。有的人说出了声（小声），有的只是自己在心里想：

潘小姐这双丝袜要花多少钱？

反正你我买不起！

她的旗袍开衩未免太高了，上面绣的花倒是好看！

毕竟是城里小姐，举手投足恰到好处。

许文生艳福不浅，娶了她，交财运啰。

你看她手腕上的那只玉镯，白得多滋润，像块猪油膏。

还不知值多少钱呢。

她的皮肤真白真嫩，摸一摸，能掐出水来。

你怎么知道？

想当然，想当然啦！

许文生时常拉着潘明慧，到澄湖游览。澄湖是镇外古迹，唐代诗人陆龟蒙、皮日休诗酒流连的地方，南望可见湖中的白帆从柳树梢头缓缓移过。这里离吴淞江很近，不多远就到了。遇到天气晴和，他们在湖中泛舟。水拍打着平滑的船舷，灼热的阳光在船篷上映出斑斓的光点，渔夫笑着站在船尾捞上来满网的水草、沙石和活蹦乱跳的鱼虾。潘明慧坐在船头，系着围裙剖鱼温酒。雨天，兴致高的话，他们也照样出门。撑着伞伫立湖畔，静听雨声。雨下大了，许文生体贴地为妻子披上一件毛衣，然后用手轻搂她。每当这时，潘明慧总是觉得十分幸福、满足。

老太太菊娥一再强调，我家小姐的美那是大家闺秀的端庄美，绝不是谭玉凤戏子那样的妖媚美。你看谭玉凤那个水蛇腰，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，搔首弄姿，把大街当成舞台呢，惹得那些不怀好意的男人看过来、看过去，骨头都酥了。有什么用，还不是红颜祸水……哪像小姐与姑爷，一辈子客客气气、恩恩爱爱。

许家是有点特别的人家。既不像辛家一样的富有家财的财主，也不像陆家一样的书香门第。他家有些田产，并不很多，但是盖的房子很讲究，没有亭台楼阁，但是轩敞豁亮，砖瓦木料都是全新的。靠西墙是一间小厢房，靠东是一间正房，是许文生、潘明慧这对新婚夫妇的卧室。许家奉行朱柏庐治家格言：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院，要内外整洁。”许文生虽然不亲自洒扫，但经常督促